

Weekly 文化周刊

株洲日报

株洲面孔



歌曲作者周频文(右)和演唱者廖昌永在央视“江山如画”2017国庆大型交响音乐会上合影

《我根是炎黄》背后的故事

温琳

“山高高，海茫茫，苗河滔滔长江长。日圆圆，月弯弯，望断天涯思故乡，思故乡。风雨归心急，相逢泪两行，乡音依旧在，把酒问沧桑。皇天后土一炷香……”
10月1日，中央电视台“江山如画”2017国庆大型交响音乐会上，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这首《我根是炎黄》让很多人印象深刻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首歌的曲作者却是株洲的一名“草根”音乐人——周频文。

从小跟着叔叔唱客家山歌和瑶族歌曲 梦想做一名音乐人

今年50岁的周频文，出生在炎陵县的一个书香家庭，他是瑶族人，从小热爱音乐，爱唱歌，爱学乐器。“那时我主要受叔叔的影响。”他的叔叔是大院农场的一名小学教师，诗词书画样样精通，还吹得一口好竹笛，会唱客家山歌和瑶族歌曲，唱得特别好听，“我从小就跟着他学”。
“叔叔的音乐感染了我，让我走上音乐之路。”周频文说，父亲看他如此喜爱音乐，在他很小的时候便送他去培训班学钢琴。上了高中以后，已经16岁的他，决定今后从事音乐的道路。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，父亲送他去衡阳，跟着衡阳师专的吴忠仁教授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。
1983年，18岁的周频文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音乐专业。在大学期间，他不仅学习音乐理论、钢琴、声乐、音乐指挥，还积极涉猎历史、社会、哲学等其他学科。他说，

30多年音乐生涯创作了400多首歌曲 大部分作品取材于株洲

1995年，周频文来到株洲，在株洲教育学院(后合并为湖南工业大学)任教，从事音乐教育之余，还负责学校重大文艺活动的策划和执行。
虽然工作繁忙，周频文却没有忘记音乐创作。在他3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，共创作了400多首歌曲，公开发表的就有100多首。他创作的歌曲主要分为五类，有以《税务之歌》、《人民警察》为代表的行业歌曲，有以入选北京卫视农民春晚《藤与树》为代表的影视歌曲，有以《田心同心》、《我拥抱我热爱世界》为代表的工业文化歌曲，有以《神农火舞》、《古泉传歌》为代表的根亲文化歌曲，还有以《杜鹃红了》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歌曲。
“故乡的山水人文，滋润了我的创作。”周频文说，他大部分被观众认可的作品，都取材于株洲，如《杜鹃红了》、《株洲赋》、《中华一家亲》等等。他生于斯，成长

创作根亲歌曲《我根是炎黄》，歌曲入选央视国庆交响音乐会

从2003年起，周频文开始担任炎陵县祭祖大典总指挥。当时，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，能否围绕炎亲文化、根亲家回来写一首歌?后来，他找到了炎亲文化研究专家朱建军，让其写一首《我根是炎黄》的歌，没想到的是，朱建军也特别感兴趣，当时就应承下来了。
“朱建军写了100多稿，现在这首最好。”周频文说，歌词出来后，他花了一周时间谱曲，并想到让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来演唱，在周频文看来，廖昌永浑厚的男中音，能把这首歌所蕴含的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
2014年10月，周频文独自去北京找廖昌永。“我只有2分钟时间。”见面时，廖昌永对周频文说，“这是专门为您量身定制的歌，内容是展现炎黄子孙和根亲文化，您是中国音

协副主席，我是株洲音协副主席，我们都有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。”很短的时间里，周频文说了这三句话。
“拿歌来!”廖昌永说，拿到歌后，他轻轻哼了一遍。
“一首好歌，我唱!”廖昌永一锤定音。
2个月后，《我根是炎黄》录制完毕，第二年又拍了MTV。“一定要让这首歌走进中央电视台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去年周频文再次北上，几经周折，见到了央视音乐频道的导演王小鹏。
王小鹏告诉周频文，央视正在选拔国庆音乐会的节目，“你可以向央视推荐这首歌”。历经层层选拔和漫长的等待，9月21日，周频文接到中央电视台的通知，《我根是炎黄》入选央视“江山如画”2017国庆大型交响音乐会。
“那一刻，不知有多激动!”周频文说，

株洲风物

茶陵一中图书馆的镇馆之宝

侯立新

如果你到茶陵一中图书馆去借图书，而且，你的兴趣在于古籍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查阅到馆藏图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钦定四库全书》这两样“宝贝”。

这是两部刊印于民国时期的古籍，一部编纂于康熙、雍正年间，一部编纂于乾隆时期，堪称这里的镇馆之宝。

影印本也有文化价值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收录的图书有6109部，全书一万卷，约一亿六千万字。它共有四个版本，即：武英殿铜活字版，雍正六年(1728年)出版；铅字翻印本，光绪十四年(1888年)由英国人英查等发在上海印刷而成；石印本，光绪二十年(1890年)出版；影印本，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武英殿铜活字本为原本，缩小影印而成。茶陵一中图书馆收藏的这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系影印本，共计517册。

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简称《四库全书》，它是经360多个编纂人员及3800多个抄写誊录人员，历时约二十年才编纂而成的一部古籍，以文津阁本计算，全书收存有3503种图书，计79337卷，36304册。编纂成书之后，清政府曾前后抄录了七部，分“北四阁”、“南三阁”收存，历经清、民国年间的战火洗劫之后，七部《四库全书》仅存三部半，一部收藏于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，一部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一部藏于甘肃兰州，半部藏于浙江省图书馆。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了《四库全书》的一部分，号称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。

茶陵一中图书馆馆藏的1718册系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书。当时影印的发行、存世也并不多，它们的文化价值、文物价值可想而知。

“省二中”往事

那么，这样的镇馆之宝是怎样来的?简单地说，这是由民国时期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遗留下来的。

民国初年，茶陵人戴冠庭首任湖南都督的时候，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湖南教育，为此，他一度创办了三所师范学校来培训师资力量，其中一所师范学校坐落在衡阳市，后来改办为一所省立中学，即湖南省立衡阳中学，简称“衡中”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，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，衡中于当年年底被迫迁往耒阳；次年再迁到常宁；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1月7日迁到茶陵原冰江书院所在地狮子山(又称“狮子山”)，与湖南省立第一临时中学都县分校、茶陵安源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共同组成新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，简称“省二中”；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，省二中迁茶陵原官渡等地，次年五迁到资兴百源渡，直到民国三十五年(1946年)才重新迁回茶陵原址继续办学，这已经是省二中的第六次搬迁了。此后，省立二中一直在茶陵办学，直到1952年暑假经衡阳专署报请上级批准之后，更名为茶陵县第一中学，即茶陵一中。

省二中是民国年间湖南境内师资力量、图书仪器最为齐备的学校。《图书集成》、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经历劫难而能保存至今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见证历史的文物

据知情者回忆，早在日寇进犯茶陵之前，省二中就雇请32名民工将学校贵重图书收存在37个木箱中，搬运到今茶陵街道黄堂及湖口湖湖口堤上保存。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7月中旬，茶陵沦陷之后，学校再将这些37箱图书乘船南运一百多公里，寄存在都县(今炎陵县)麻原乡第七保保长刘福保家。为了确保图书安全，当时的省二中在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元月12日下发了“电字第146号令”，指派刘志善、许先宾两位图书管理员和一名教工承担保管任务……

《图书集成》、《钦定四库全书》这两部古籍有异于其他古籍所没有的特殊意义：它们见证了省二中兴衰的历史，也见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的惨痛历史。

现在，这两部古籍连同其他馆藏图书被茶陵一中收存并珍藏于图书馆里，称为镇馆之宝，这是这两部古籍的幸运。



▲古今圖書集成、欽定四庫全書。 同德資料圖片



诗人吴昕孺在讲座现场

诗人吴昕孺：我与株洲很有缘

李军

“这么年轻?!”10月25日晚，株洲市教育局举办的百年教育大讲堂第21讲现场，不少听众初见诗人、作家吴昕孺先生时，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声惊呼。

确实，眼前的吴昕孺，就像个小伙子，穿深蓝色运动夹克与嫩蓝牛仔裤，体型精瘦，笑容满面，让人怎能轻易将这形象与50岁的年龄、20余部涵盖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诸多领域的作品联系起来?尤其是他的新书《心的深处有个宇宙：在现代诗中醒来》，精选64首20世纪西方最富盛名的诗人诗作进行赏析，格调高雅、视野开阔，非大手笔不能为。

台下，听众还在咀嚼吴昕孺颇具反差的“第一印象”，而台上，吴昕孺做起了开场白。电子屏幕显示出讲座主题“阅读的意义与误区”，吴昕孺说，他和株洲其实很有缘，“在株洲讲阅读，很开心，又忐忑”。

背后原因为何?且听他慢慢道来。

谈阅读：“我们生下来只是半个人，另一半靠阅读来完善”

吴昕孺在株洲讲阅读的“开心”和“忐忑”，源于他对株洲的阅读氛围，不仅有过耳闻，更有过亲见。“耳闻”自不必说，2007年首办之后，“株洲读书月”活动逐渐成为一张城市名片，吴昕孺身在长沙，从文友那感受到了株洲人的读书热情，“早就听说株洲是一座‘书城’”，2014年10月，第12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年会在株洲举办，吴昕孺亲临盛会，切身体会到了株洲的文化气息。

这次讲阅读，吴昕孺从自身经验出发，分享了诸多心得，对阅读的意义，他认为阅读是人性的一种天性，人类是唯一一兽性、人性、神性兼具的存在，阅读能让人获得修养与智慧，净化与提升自我。同时，阅读也能让人产生敬畏，在大自然、宇宙、命运面前持有一份谦卑。

在讲述当今阅读的一些“误区”时，吴昕孺着重提到三点：一是休闲阅读，不向深度阅读求营养；二是概念化阅读，读书只是跟风做样子；三是崇拜性阅读，拜倒在喜欢的作者或经典之下，舍弃了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。

用一句话描述阅读的作用时，吴昕孺说，“我们生下来只是半个人，另一半其实要靠阅读来完善。”

听众的提问，刚好呼应了吴昕孺的讲座内容，有年轻妈妈提问，到底要给孩子读他们喜欢的书，还是读大人选择的书?有刚回农村教书的女教师困惑，怎样才能让山里孩子爱上读书?

吴昕孺在回答听众提问时，相当务实且有针对性。他说，对于孩子的阅读喜好，不用过多干预，只要文字尚可，能激发想象力，可以让他们循序渐进地学会阅读。重点在于，父母及师长要以身作则，以自身对阅读的“真爱”感染他们，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，在他们心里埋下种子。

谈诗歌：“我曾到株洲这座‘诗城’朝圣”

诗歌创作对吴昕孺来说，占有着特殊的分量。而株洲，又曾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。

创作的冲动一股有来自阅读的影响。青少年时期，吴昕孺就有了浓厚的阅读兴趣。他不仅读了《武陵山下》《林海雪原》等书，还在初二抄录过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整本《唐宋诗词精选》。父亲抽屉里的《陌上花开》和《红楼梦》，从同学那借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，他都“囫圇吞枣”地读得如醉如痴。

1985年，吴昕孺考入湖南师范大学，专业虽是政治教育，但他被当时的文学狂热所感染，也开始参加文学社，并尝试文学创作。

那一年，吴昕孺发表了诗歌处女作，而在构思时，由于那时认识的一个株洲日报社的朋友，他的诗被推荐并发表在《株洲日报》上。“那是我第二次在校外刊物发表诗作，对我很有意义。”

不仅如此，彼时的株洲也是诗人辈出，在那个崇尚诗歌、崇拜诗人的年代，吴昕孺坦言，他曾经到株洲来“朝圣”过。

如今，吴昕孺在诗歌创作上探索30余年，依然谦逊。自称2013年写完长诗《原野》后，他才觉得当得起“诗人”这个头衔。而新近出版的《心的深处有个宇宙：在现代诗中醒来》，吴昕孺仍自谦为“一次学习的成果”。

30余年笔耕不辍，吴昕孺说，“我觉得自己会成为多产的一名作家，事实上，我也一直成为过多产不起的作家。然而，当时数百名狂热的文学爱好者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踽踽独行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。”

只有一个人的诗海里，亦不乏创作逐渐步入盛年的自得。

【人物简介】

吴昕孺，1967年生，长沙人。出版长诗《原野》、散文集《声音的花朵》、随笔集《文坛道上》、小说集《天堂的纳税人》、长篇小说《高中的疼痛》《空空洞洞》等20余部，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海外文摘》《诗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小说选刊》等转载。现为湖南诗歌学会副会长、书评委员会理事，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。